

云中岳 著

劍底揚塵



云中岳小说专辑

剑底扬尘

上集

云中岳 著

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

前 言

谋杀、血案、搏斗迫使方士廷亡命江湖，对手是称雄武林的白道梟首云龙双奇。武林面临一场大劫。

本书以此为索、着重描述了方士廷武功怪戾、绝伦、刚直，行侠仗义，灵智过人。与白道、黑道亦亲亦仇；屡遭白道群雄亡命追杀，伤迹斑斑死里逃生。嫉恶如仇与黑道恶魔舍死血斗。江湖中绝色佳人与他情意绵绵，肌肤融合，偷情淫乐。好一个风流浪子，四散情种，可谓集武功义气一身。汇情恋性欲一体。刻划出武林高人名宿的高傲、凶残、贪婪、奸雄的本性。

作品语言精炼、晓畅、人物形神各异、情节曲折、选宕、故事出神如化。武功斗智惊心动魄。情欲描写手法细腻。深受港台、东南亚及日本、美国读者嗜读不舍。流传之广、影响之大；此书不愧出于名家之手。全书27回章，内含插图、〈均出名家之手〉

目 录

上 册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一、横祸缠身……(1) | 六、谋财凶杀……(252) |
| 二、艳女怪杰……(43) | 七、妙手郎中……(295) |
| 三、五毒残娘……(126) | 八、风流浪子……(333) |
| 四、情窦初开……(168) | 九、春药情缘……(377) |
| 五、情恋·血斗……(210) | |

中 册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十、借名妹婿……(1) | 十五、色魔淫侠……(209) |
| 十一、九疑山庄……(42) | 十六、敲榨勒索……(251) |
| 十二、虎威船夫……(84) | 十七、群雄丧胆……(293) |
| 十三、神奇迷踪……(125) | 十八、独闯龙潭……(333) |
| 十四、情探柳庄……(168) | 十九、二侠淫欢……(374) |

下 册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廿十、群魔混战……(1) | 廿四、独断情思……(207) |
| 廿一、龙腾虎跃……(9) | 廿五、红颜劫难……(249) |
| 廿二、威镇武坛……(124) | 廿六、降龙伏虎……(291) |
| 廿三、缉凶追杀……(165) | 廿七、血浸姻缘……(334) |

方士廷提着行囊出了店门，抬头望望阴沉沉的天色，剑眉紧锁，喃喃地说：“又要下雨了，清明时节不是赶路天。今晚上等我们回家，你就痛痛快快地下吧，老天爷。”

出了舒城的南门，雨并未光临。这条卢州齐至安庆府的大道宽阔平整，但路上的行旅并不多。他背了行囊大踏步向南又向南，走了五六里，方赶上了先走的一批挑夫。挑夫共有五名，挑的是舒城的名产极品贡绢。这些绢要在安庆上船，运至湖广可以卖得好价钱。

押运的是一个中年人，背了一个包裹，点着一根竹杖走在后面，见他要超越前行，好意地笑道：“小伙子，你一个人敢走这条路？跟在我们后面好了，多一个人也多一份照应。”

他善意地笑，颌首为礼道：“谢谢大叔的好意，只是小可要赶路呢。”

“赶路也不急在一时，过了春秋山道路不靖，经常有强盗拦路打劫，弄得不好，丢了钱财小事一件，赔上老命才冤呢。”

“这条路有强盗？不会吧？”他讶然问。

“你没走过这条路？”

“小可是桐城人，离家三年了，今天是第一次返家，不知家乡的事。”

“难怪，去年春天，有一伙强盗在这一带拦路打劫，先后被乡勇捕获了十几个人，仍有几个藏匿山区不去，已经有几起旅客被劫了，因此走这条路的人，皆需结队同行，免生意外。”

他拍拍行囊，笑道：“小可只有一些破衣服，此外身无长物。真要碰上强盗，正好向他们讨些盘缠呢。呵呵！小可要先走一步。”

中年人不再挽留，一个身无长物的人，自然不怕遇上劫路小强盗，冲他的背影摇摇头，自语道：“他竟想向强盗讨盘缠呢，年轻人说话真不知轻重胡说八道会招祸的。”

方士廷年仅十八岁，身材却壮得像猛狮，生了一张仍带童真的娃娃脸，眉清目秀，一表人才。穿了一身青直缀，打扮像是村夫，但像貌风标器宇，却不带一丝村夫味。他浑身带了浓重的风尘气息，外表象个流浪汉，但在他年青富有活力的神韵上，看不出他曾经是饱历风霜穷途落魄潦倒江湖的人。

他当然不是落魄江湖的人，而是离家三年，立志游遍天下三山五岳五湖四海的小伙子。

他回来了，还有八十里便可返抵一别三年的故乡，心中自然喜不自胜，脚下一紧。

他身高八尺，手长脚长，迈开大步赶路，十分快速，天宇阴沉沉，密云不雨，微风吹来略带凉意，清明时节，单衣不胜寒。

廿里春秋山在望，他对家乡附近的山川不陌生。

已经是辰牌末巳牌初，他得加快脚程了。

官道绕山西麓而过，沿途松桧成林，开始没有田地，已经进入了丘陵区。

正走间，前面官道转弯处出现了人影，那是一个穿了灰袍，灰发挽成道士髻，佩了长剑，手持苍木杖的老人。相距仍在廿丈外，他已看清了对方的像貌。

这老人生了一张大长脸，三角眼吊客眉，脸色苍黑褐纹密布，灰白色的山羊胡稀疏几根，相距在廿丈外，他似乎发觉自己仍被那双可怖的三角眼所惊，那双眼的厉光太凌厉，太阴森，太锐利可怖了。

“这位老先生不像是什么好人。”这是他第一个念头，心中油然与起戒心。

老人似乎在等候他，站在路中不言不动，三角眼不转瞬地注视着他，双方渐来渐近。

他心中不住盘算，忖道：“我与他无冤无仇，当然他不是在等我。万一他是劫路的，已经快到家了，这一包破烂给了他不伤大雅，他如果要，给他就是，不值得计较。”

接近了，他沿路侧徐行，眼看要错肩而过。

蓦地，去路被苍木杖拦住了，怪老人三角眼阴晴不定，伸杖把他拦住，用冷厉的嗓音吐出一个字：“你！”

他应声止步，诧异地问：“老先生，是叫小可么？”

“你以为老夫叫谁？”老人乖戾地反问。

“这……请问老先生有何见教？”他谦恭地问。

那年头，“老先生”二字，已是最尊敬的称呼，对身份不明不是德高望重的人如此称谓，那是逾礼的。

“从现在起，不许你多问。”

“噢！你是说……”

“闭嘴！你跟我来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不许问。”怪老人凶狠地说。

“小可……”

杖影倏动，“噢”一声响，胸前便挨了一掌，把他震退

两三步方行站稳。

“噢！老先生……”他讶然叫，不住揉动被打处，被打得莫明其妙。

“跟我来，你得替老夫办事。”怪老人阴恻恻地说。

他本待发作，却又忍住了，吁出一口长气，说：“老先生，小可要赶路……”

“你不用赶了，老夫会送你到地头，你已经受过一次教训了，再不听话……”

“那……那又……”

“老夫一杖打死你。”

“你怎能不讲理……”

你再讲几句试试？这年头讲理的人太多，万事不成，官道上行人甚多，打死你老夫可以另找一个人帮忙办事，走。”

他忍住上冲的愤火，无可奈何地说：“好吧，看来小可已别无抉择了。”

“你明白就好，走，上山。”

两人沿小山径向上走，不久，到了山头稍下方的一座松林中，林中心有一处怪石四布的空地，荆棘丛生，野草高与腰齐。

有五名健壮的村夫在掘土，一座大石上，坐了两位与怪老人同样打扮的人，年纪也在花甲上，一是三角脸，另一人则是圆脸，满脸横肉，两人同有一双阴厉的怪眼，同样阴之气外露。

远远地，押他前来的怪老人便叫道：“又找来一个健壮如牛管用的人，够啦！”

三角脸老人站起亮声道：“师弟，多找几个人来，早些布置停当岂不省事？”

长脸怪老人一面走近，一面笑道：“人多反而碍事，不

易看管，而且这些巧妙玩意，人多了同样派不上用场。呵呵，早着呢。云龙双奇是最守时的人，说正午到，决不会早来，更不会迟到。还有一个半时辰，师兄何必操之过急？”

圆脸老人一跳下石，说：“这人交给我，我要带他去准备墓牌了。”

长脸师弟将方士廷向前一推，笑道：“好，定老，这人就交给你使唤好了。”

方士廷已看清那五名村夫，正在挖一个位于巨石下的大坑，地面下全是堆积的磨盘大巨石，不易挖掘，一铲下去火星飞溅，十分吃力。

“这些人难道在挖宝不成？墓牌又有何用意？”他心中暗忖。

圆脸怪老人定老向他招手，叱道：“小子，过来，石下有一把斧头，一把锯子，带上跟我走。”

他顺从地取了斧锯。三角脸师兄在旁喝道：“把包裹收下，干活怎能背着包裹？再说，这个包裹你也用不着了。”

他心中一跳，忖道：“好啊！他们已替我盘算得清清楚楚啦！我得看看你们搞甚么鬼。”

他恋恋不舍地将包裹解下放在一旁。三角眼师兄一脚将包裹踢飞，飞出三丈外恰好跌落在一座大石上。

他微愠地奔出，想拾回包裹。抓他来的长脸师弟伸杖拦住，冷笑道：“小子，你想死？”

“我的包裹……”

“不要管包裹的事，不然将会因此包裹而送掉小命。”长脸师弟阴森森地说。

世间的事真是无奇不有，人的命运也十分神秘，些须小

事看似平常，却可能主宰了一生的命运。谁也没料到这个包裹，会引来了一场江湖风暴，不知有多少人间间接因这个包裹而送命，更不知这个破烂包裹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，真是不可思议。

他最后只好暂且放开包裹的事，瞥了包裹一眼，取了杖锯，随着圆脸怪老人走了。

到了山坡下，怪老人指着一株海碗大的桧树，说：“把树砍倒，截一段六尺长的树干，快。”

他顺从地挥动斧头，慢慢地开始伐木，整整花了半个时辰，方截取了一段六尺长的树干，然后在怪老人的吩咐下，刮净树皮，并将一端削尖，形成了一根木桩。

圆脸老人取出一把尺长的利刀，在木桩上用刀尖刻上两行大字：“大明正德五年三月初三日午正。云龙双奇埋骨于此。

他吃了一惊，心说“云龙双奇，不是名震天下，宇内闻名的风尘奇人么？这两位大侠萍踪天下，飘忽如神龙，行侠仗义声誉极隆，怎会有人替他在此营葬？”

圆脸老人将刀丢给他，说“把这些字刻上，深最少要五分。”

他左看右看，说：“老伯，小可斗大的字也认识不了一萝筐……”

“谁要你认识字？只要你按笔划刻上去就行。快！别噜唆。”

“是，小可刻上去就行。”

他慢慢刻削，一面刻一面问：“老伯，这些是什么字？”

“你少管闲事。”

看看到了近午时分，字刻得差不多了，远处传来长脸师弟的叫唤声：“定老，好了没有？”

“快啦！还有一个字。”圆脸老人半躺在树下赖洋洋地说：“快点好不好？墓穴已经完工啦！”

“马上就好。”

刻完最后一个字，圆脸老人要他将木椿带至墓穴，远远地，他便嗅到了血腥味，不由心中一紧。

两个老人站在一个大坑前，坑旁挖了一个树立木椿的孔穴，先前那五位挖穴人，胸前皆挨了一剑，早已身死多时，五具尸体躺在孔穴旁，鲜血引来了不少金蝇，血腥味中人欲呕。

他大吃一惊，心说：“这三个老贼人性已失，真糟，我的处境凶险极了，以一比三，大事不好。”

三角脸师兄等圆脸老人走近，笑道：“墓穴四周布了一百零八枚蒺藜，墓椿尸体附近有六十四枚毒针，只要这两个小畜生接近察看，必死无疑，今天他两人难逃大限。”

圆脸老人凄厉地笑，笑完说：“这两个小畜生把咱们这些人赶惨了，毁家之仇，杀子之恨，老夫今天不将他们两人碎尸万段，誓不干休。”

长脸老人用手向椿穴一指，向方士廷叫：“小子，沿着地下的小绳走，将木桩放在桩穴内，便没有你的事了，快！”

小绳在坑穴外围四丈左右，弯弯曲曲向桩穴伸展，必定是没布有暗器的平安路线。这是说，在八丈径圆之内，任何人踏入其中，必定有死无生。

他完全明白了，这三个怪老人，必定在此设伏，要将云

龙双奇置于死地。

他不是江湖人，云龙双奇的死活与他无关，但目下的形势对他不利，却是比青天白日更明白的事，五个掘穴人已经尸横坑旁，对方怎会放过他？杀人灭口势在必行，他的命运注定了。

他当然不甘心，脸色苍白地说：“你……你们……”

“过去！”长脸师弟怒叱。

“你……你们为何……”

长脸师弟拔剑出鞘，剑尖点在他的鼻尖前，叱道：“过去！不然立即宰掉你。”

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剑点在鼻尖上，反抗只有自讨苦吃。他赶忙说：“好，好，我……我过去，我……”

他抗起木桩，剑便离开了他的鼻尖，长脸师弟收了脸，取出了一把飞刀藏在掌心，盯着他不住狂笑。

他吸入一口长气，抗稳木桩，说：“小可将木桩放好，你们便要杀我灭口了。”

“你如果拒绝放桩，便会立即被杀。”

“这是说，不管放与不放，小可同样是死？”

“放，可以多活片刻。”

“这片刻要来何用？”

“那是你的问题。”

“哦……那……”

“少废话，你……”

他突然双手一推，木桩以万钧力桩脱肩而飞，砸向相距不足三尺的长脸师弟，百余斤重的木桩，在他手中轻如无物，速度之快，无与伦比。

长脸师弟做梦也没想到他敢反抗，更不知他是一个身怀绝技的人，木桩砸得快速如电，想躲也力不从心，“噗”一声胸口被撞中，苍木杖幸而及时架出，消去了不少撞力，但这一掌仍然够份量，狂叫一声，被木桩击倒在地，

身侧的三角脸师兄吃了一惊，左手一扬，三枚绿色的针影化为三线淡淡绿芒芒，一闪即至。

他已先一步飞跃丈外，脚沾地立即向下仆倒，恰好避过飞针的袭击。不等对方追来，他向侧一窜，远出三丈外落荒而逃。他发觉老贼的飞针可怕，快速绝伦几乎无声无影，必定是可破内家气功的毒针。同时，三个老贼既然有心计算大名鼎鼎侠名满天下的云龙双奇，岂会是脓胞？目下他赤手空拳，不逃走才是傻瓜。

圆脸的定老也吃了一惊，一怔之下，忘了追赶，等震惊消失急起追赶时，他已远出五六丈外了。

“定老，千万别让他逃掉。”三角脸师兄怪叫，自己却急急去扶长脸师弟。

长脸师弟被木椿伤得不轻，胸骨几乎被撞折，只恨得目眦欲裂，怒叫道：“休让那小畜生跑了；不然大事不妙，别管我，师兄，快追。”

“师兄将一颗丹丸塞入师弟怀中，急道：“师弟休慌，那小子逃不掉的。”

“我该死，居然走了眼，这小子原来是行家。”师弟咬牙切齿地叫。

能逃得过定老手下的人，少之又少，放心啦！”三角脸师兄，一面替师弟用推拿术疏通胸口的被击处，一面极有把握地说。

长脸师弟挺身坐起，急急地说：“快将木椿放上，时候不早了，万一两个小畜生提前到来，岂不功败垂成？”

“好，我去弄好。”

方士廷匆匆逃走，往密林茂草中乱窜，后追的定老急如星火，一跃三丈，快速绝伦。可是，他身法灵捷，速度也不下于老家伙，愈拉愈远。

他一面窜逃，一面心中暗忖：“三个老贼惨无人道，惨杀了那五个掘穴人，岂不能受报应？再说，云龙双奇一代英豪，我又岂能坐视见死不救？我得设法警告双奇，免得他们中伏。”

追了三两里，他心中大定，老贼的轻功提纵术虽说已臻化境，快迁电射星飞，但仍比他差了一分半分，他毕竟年青力壮，没有什么可怕的。”

他对春秋山并不陌生，这一代是仙人峰附近，往上走，对面的峰顶有一座仙人洞，附近怪石如林，古木参天，荆棘丛生，藏身极便。万一不对，可以入洞躲避，洞内可容千人，石隙夹缝皆可藏身，怕什么？

他不急于摆脱定老，反而往回路奔逃，一面逃一面高声怪叫：“老不死，你追吧，小太爷和你练练腿，练至双奇到来，你们一个也活不了。那五个被杀的冤魂，他们在黄泉路上等候你们到阎王前对证呢。”

定老愈追愈心寒，知道仅凭一己之力决难如愿，心中一急，立即仰天发出一声警啸，要求三角脸师兄速来相助。

三角脸师兄刚将木椿放下孔穴，听到啸声心中一震，吓了一跳，赶快沿绳索奔出，百忙中忘了拉掉绳索，扶起师弟急声道：“定老遇上劲敌，恐怕是双奇两个小畜生提前到

来了，快走。”

师弟胸口也没感到痛楚了，脸色大变，拾起苍木杖，急急地说：“快走，咱们往相反的方向走。”

“师弟，定老……”

“别管他，不然咱们也赔上了。”

两人不再理会同伴的死活，向相反的方向溜之大吉，狼狈而遁。

啸声惊动了从南面上山的两个年青人，相距约有两里地，这两位年青人年约二十五六，身材一般高，稍年长的长了一张四方脸，留了一撮八字胡，剑眉虎目，英俊豪迈的气息外露，虎目中发射着机警精明的光芒。

另一位是蛋形脸庞，五官清秀，笑容可掬，也生了一双神光炯炯的大眼。两人皆头戴四平巾，穿一袭天蓝色长袍，臂下挂了一个小包裹，腰悬长剑，一式打扮，一般高大雄壮，同样英气勃勃，人才一表。

四方脸青年一怔，止步说：“贤弟，这啸声急切尖厉，似在召唤党羽，有人比咱们早来。”

贤弟剑眉深锁，说：“今年你我在仙人峰会面，事先没有任何人知道，怎会有人比咱们早来。”？来又有何图谋？大哥，咱们小心为上，也许真有人知道咱们云龙双奇的行踪呢。”

大哥脚下一紧，说：“快走，咱们已提早半个时辰前来，也许黄山逸士更比咱们早到呢，先蒙上脸，隐起身份。”

两人展开了陆地飞腾术，如飞而去。

方士廷向掘了墓坑的林中空坪急逃，后跟的定老放胆狂

追，心中暗喜，喃喃地说：“好小子，你昏了头，跑回原地送死啦！”

方士廷一面逃，一面留心四周的动静，慎防另两个老贼的突击。快接近原处，石上不见两个老贼，不由心中一怔，难道他们追错方向不成？

定老却心中一惊，暗叫不妙，两位同伴既未前来协助，甚至也不在原地等候，那么，他们不在原地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云龙双奇提前到达了。

“丁彪兄。”老家伙惶急地大叫。

林空寂寂，鬼影俱无。

方士廷心中大定，奔近圻穴一把抓起了那把樵斧，立下门户叫：“老贼，你这该死的杀人凶犯，你得替那五个无辜的人偿命。

定老无名火起，一声怒叱，杖出“壮家劈柴”，迫近就是一杖，快速绝伦，杖动风雷俱发，力道千钧。

方士廷后退八尺，笑道：“你只有一个人，你完了。”

定老火杂杂地冲上，“毒龙出洞”杖点胸腹，变招奇快，苍木杖像怒龙般飞舞而至。

方士廷左闪八尺，轻灵地又避过一击，定老顺势招变“怒龙翻江”，苍木杖凶猛地卷到，势如狂风暴雨。

行家一伸手，便知有没有，方士廷看了对方三招狂攻，已概略地看出对方功力浑厚，艺业了得，但他足以应付，心中有数。

“啪”一声响，樵斧背击中了苍木杖，杖向下沉，他反击了，再一斧震开杖，揉身切入，反手一斧挥出，攻向老贼的颈部，像是电光一闪，变化之快，令人咋舌。

定老大吃一惊，吸腹缩颈斜飘八尺，斧刃掠过顶门，危机间不容发。

杖长斧短，斧如不能近身出招，便发挥不了威力。方士廷如影附形跟到，“樵夫问路”劈胸就是一斧。

“啪”声响，杖架住了斧。

方士廷一声长笑，脱手弃斧贴身抢人，左拳疾飞，来一记“霸王敬酒”，“噗”一声正中老贼的下颌，力道如山，连他自己也感到拳头发麻。

接着，人影急剧进退，方士廷为了阻止对方拔剑，施展出凶猛狂野锐不可当的快速拳术，一连五六记重拳，皆在对方的胸腹开花，每一拳皆用上了八成劲，内家真力发如山洪，拳头着肉的响声如同连珠花炮爆炸。

“嗯……哎……”定老的杖也丢了，一手拔剑，一手胡乱地对架，一看便知道这老贼不善赤手相搏，在这种紧要关头，怎可拔剑？大概是被打急了，本能地想拔剑争取优势，却不知反而误事。

“噗”一声响，老贼在忙乱中，一掌拍在方士廷的右肩上。方士廷身形一挫，但禁受得起，大喝一声，右手“缠龙手”缠住了老贼的小臂扣实，左手一合，逮住老贼小臂的下方，猛地一带，一沉、一扭、一掀。

老贼重心倏失，立脚不牢，大叫一声，突然来一记快捷绝伦的前空翻，凌空飞腾。

前翻中，老贼的剑终于拔出了。

“噹”一声大震，老贼背脊着地，被扔出丈外。

在老贼砰然倒地声中，方士廷本已跟进，但一眼便看到地面的草地有异，猛地止步察看，眼角先一步看到了右侧不